

## 洪放闻而志之

——序《幽深之花》

陆春祥

一

桐城，庐江，合肥。夹竹桃，悬铃木，合欢，丁香。山道，禅寺，村庄，圩田。野史，故事，诗歌，小说。桐城人洪放，闻而志之，行走，观察，体验，思索，遂有了这部《幽深之花》。

二

读完上半部，我的眼前恍惚闪现出一个人的侧影。

他着长衫，一根长辫甩在身后。身形瘦削，性情倔强，以诗才自负，胡须微微上翘。他用食指和无名指轻轻捋着胡须沉吟的时候，是在构思流传千古的文章。他表情深沉，面目凝重，只因很早就立下想写一部如《史记》那样大部头的宏愿，他毕生为此而求索。江湖之上，他的身影如一片苇叶般轻盈，游燕赵、齐鲁、苏浙闽等地，经年访问求证，竭尽全力搜求明代逸事。他终于实现了理想，却以生命的陨落为代价。一本《南山集》令他文名播于天下，同时引来了杀身之祸。

这个侧影，便是安徽桐城才子戴名世。公元1713年，戴名世被腰斩，遭“南山案”牵连入狱、灭族、流放者，达数百人。我曾在《如鹤》一文中写袁枚，开篇以“汪景祺的头颅”引出。文字狱的悲剧先行登场，为日后袁枚半隐于随园埋下合理的伏笔。

“南山案”过去300多年了，桐城作家洪放来到戴名世的墓前，与前辈直面相视，驻足、凭吊、祭拜。两个以文立世的人，阴阳相隔，惺惺相惜。洪放并未因自己深沉的痛处惋惜和无尽的感慨而写下长篇，而是相当节制地，以诗人的口吻，留下名为《戴名世墓志》的千字文。像是为这方墓地做一个注解，“墓地因为被修葺，时光之感和疼痛之意近乎消失。半新的碑，不比荒草更有年代感”。

洪放试着穿越时空，置身于当年的刑场——“这个疼痛之人！当刀锋进入脊梁，寒冷一如斜阳，他那一刻所能想到的所能忆起的，一定不是故乡，不是前程，不是《南山集》，更不是书卷。我无由地觉得：他只会想到天空，想到高远的秋天，那些

从砂子岗飞过的雁阵。”当绝望与哀伤到达了顶点，洪放将之指向秋季高远的天空。像是默片结尾的空镜，以巨大的空虚隐喻极端的情感。

由此，这篇短文的重量，戴名世这个名字散发出的气场，显然超过了所有出现的人物，连后文中的赵匡胤和赵光义这对皇帝兄弟都无法与之抗衡。我相信，这是语言与思想的力量，在刺痛某种东西的时候，准确，锐利，持久。

洪放是懂得把握文字与情感节奏的，他以诗人、小说家的身份闯进散文的领域，闲庭信步，游刃有余，却相当节制，文章只露冰山一角，而水面之下的庞大的山体，请读者自己去潜泳，用想象力去窥探。

三

《幽深之花》读到后半部，又一个身影出现——亚先生。

像是一部小说的典型人物，亚先生最早出现于《野史》一文中，“梔子沟流了上百年。亚先生捻着胡须。对于村庄来说，梔子沟就是历史，亚先生就是历史”。

后来，亚先生又厕身于《梅雨》中。“梅雨中间，总有一两天有阳光的日子。亚先生将黑漆的小箱子拎到场子上，将里面的书一本本地拿出来，放在板凳上。阳光晒在书页上，亚先生问：‘听见声音了么？’我说：‘听见书页里那些字醒来的声音了。’亚先生望着我，点点头。”

再后来，《白露》一文中又见到了亚先生：“清晨，亚先生背着双手，从村子南头走到北头，又从村外田畈的北头走到南头。走完了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‘又是一秋了！’”

亚先生最后一次出现，是在《大旱》中：“这一年，到了六月，稻子开始灌浆。天忽然高远了。高过了所有的六月。亚先生站在村头的高台上，忽然也高远了。高远着说：‘天干了。’这一年，果真就天干了。”

亚先生应该是洪放村庄里著名的有思想智慧的先生。阅读的过程，我像是行走于作者故乡的田间地头，时间与空间巧妙折叠，时不时地就会碰见亚先生。亚先生背着手，沉默寡言，时常做出常人理解的举动，但亚先生一开口，必定语出惊人。而对于亚先生的话，哪怕只言片语，村里人也是不敢忽视的。

亚先生这个人物，是擅长小说写作的洪放在这本集子中埋下的一条线，令一篇篇小文的气息欲断还连。这个人物的闪烁，令整部书的气氛扑朔迷离。洪放笔下的江南乡村，潮湿、隐晦、幽深，总有一些秘密被藏匿着，而从亚先生的口中或肢体语言中，我们对事物的本质略知一二。

通常，亚先生这样的典型人物，是乡村散文的魅力所在。我猜

测，洪放用这一形象，似乎在对抗着什么，或许是城市，城市的无所畏惧与坚硬；或许是未来，亚先生是活在过去的人，而所有关于未来的答案，在过去都能找得到。这是亚先生的理论，自然也是洪放的观点。

中国许多乡村绵延千年，除了它们顽强自然生长外，乡村的智者也是乡村发展的有力推动者，进士村里一定有一个培育读书种子的智者，孝义庄孝义村中也一定有心怀大善者引领。如此说来，洪放笔下的亚先生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正是有那样一群人，我们的乡村才会活跃生动起来。

四

于是，乡村，就是令洪放最魂牵梦萦的地方了。一踏上这方土地，作者就显得忧郁而多情，连语言也带有南方巷子里幽暗的潮湿。比如：

他的皱纹掉进了水里，一晃一晃；木槿花先于黄昏，缓慢而有层次地进入了暮霭；油菜花正害羞，犹如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极力压迫着细微而脆生的胸部；火车过后，空荡的铁轨上，到处浮动着小弟那早逝的苍白而细瘦的目光；一场大雨，水蛇获得了锋利，旅途获得了淋漓。夹竹桃与合欢，将身体夹紧；南方梅雨季节一到，烟水的气息里，纺车整夜不停。长长的黑白相间的带子，飘在巷子里，仿佛一根根枯瘦的手指，想抓住风、月、光、露水、鸟鸣与她养在烟火里的卑微内心……

自然，这些语言都极好，有文采，有思想，有趣味。

洪放的乡村，是江南的乡村，一切都指向人物的命运，木槿和异乡的说书人、夜行火车和壮年陨落的弟弟、淮河流水上那艘拖驳上的男人和女人、某一个夜晚在南方的桐花下猛然闻见了祖母的气息……悲悯的情感无处不在。令人印象最深的是，“那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将一盆水泼洒在用破缸养着的那盆兰草花上”，作者仅用了一句话就概括了她的悲惨命运——十几岁时嫁为人妇，不育，被弃，一直居在村中巷子里，直到老死！

语言精准地附着于他所要叙述的内容，虽简，却含蓄、内敛，这是中国散文之正宗小品，含金量十足。

归根结底，洪放的叙述，注意力对于乡间草木的停驻，春雪、野花、雁鸣，诸多的意象，无非是想引出一个烟火人间的灵魂，一个个在幽暗之中沉寂下去的平凡人物。到底是写小说的，洪放的关注点和叙述的焦点始终是人，却以植物、铁轨、风物的面貌呈现。多少次欲拒还迎、欲言又止，令他的散文呈现出别样的面貌。这种陌生感，正是长期专注散文写作的人所苦苦寻觅的。所谓别开生面，我以



《幽深之花》 洪放著  
安徽文艺出版社，2023年10月版。

为便是如洪放这般。

五

这部《幽深之书》，还令我称羨的，是洪放节奏的控制，相当自律，却又意象十足，就如一个富翁，衣着虽然朴素，却有一种无法掩盖的气质。如《竹子开花》，全文仅200字，洪放像是设置了一个谜题——“有一种植物开花，却是越走越短的路、越晒越低的日头。”谜底，正明晃晃地公布在标题之中。还有《楚》一文的层层自然引伸，虽字字惜金，却张力巨大。

或许，诗人都是野心家，他们有着庸常事物命名的本事和冲动。一经他们的眼睛望出去，一经他们的笔端流出来，世界便是另一番面貌。在这片土地上周而复始地生活着的人类，是多么渴望这种新奇的角度。我以为，洪放的这种表达自律的节奏，并不是词穷，而是一种凝练语言的本事，它缘于诗人的功底。

而《存史或者废弃——关于古镇三河的桥》一文，洪放竟然用了长达30面的篇幅，写了三河古镇的桥。沈家桥，马氏桥，油坊桥，木鹅桥，无蚊桥，二龙桥，从古写到今，史料翔实，节奏跌宕，称得上是浩瀚。在这里，桥，已经不是地理上的概念，而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。30面的篇幅，生动的故事之间相互勾连，丝毫不觉得冗长。

赏完《幽深之花》，繁花无限，各呈花姿，我有一种想要阅读他小说的冲动。我想看他如何在诗歌的意象之美、散文的语言之美和小说的叙事之美中间自由地切换。

洪放闻而志之，《秘书长》《百花井》《追风》《先生的课堂》，以及《幽深之花》，如灿烂的鲜花，次第盛开。

布衣一家言，聊作序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、鲁迅文学奖得主）

